

摆摊琐忆

何诚斌

近来“摆摊”成为热词，人们将它刷上各种颜色，不乏黑色幽默。大抵是有点钱、有点文化又有点闲的人，热衷于玩味疫情后时代的“社会效应”，真正要摆摊的人多为生计考虑，选择在哪摆摊，卖什么东西赚钱就够让人发愁的了。

我是摆过摊的，曾经摆过两次，每次摆摊的时间都很短，但对我的成长却很有影响，至少让我知道摆摊之不易，摆摊之有学问。17岁那年夏天，我和本街的大毛、细平每天结伴到镇外的洽塘湖捕鱼捞虾，下午的时候出发，晚上九十点的时候回家，有时甚至熬夜，直到第二天上午。我们必须干这活，不仅可以解决家庭的菜篮子问题，还可以将多余的鱼虾卖掉。天天有鱼贩子到湖滩收购鱼虾，然后乘班车运到安庆批发给小菜贩，赚取中间的差价。大毛比我和细平大两岁，懂的事多，他似乎对差价很了解，羡慕贩子们“轻轻巧巧”赚钱多。有一天傍晚，彩霞铺满湖面，他突然兴奋地对我俩说：“我们扳罾捞虾，熬一夜不如虾贩子几个小时赚钱多。明天，我们的虾，不卖给贩子，自己拿到安庆去卖。”我和细平听了都很激动，立即同意这样干。接着，大毛说：“今夜我们将虾放到一起，明天到安庆卖，赚的钱大家平均分。”我不知道大毛和细平捞了多少虾，我扫了一眼自己的木桶，已有大半桶了，迟疑之时，细平问我愿不愿意。我说愿意，细平于是也说愿意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赶紧收罾，将所有的虾倒进大毛的两只筐子里，然后回到镇上，各自将罾送回家，拿来杆秤、盘秤，坐上每天上午只有一趟进城的客车，辗转一个多小时来到康熙河市场。我们找个地方摆上了摊。因决堤后河水与湖水形成回流，鱼肥虾壮，我们的虾个头大，新鲜好看，摊子一摆，很快就围过来一群人。由于我们是第一次摆摊，没有经验，手忙脚乱，顾此失彼。我们只是随便地看了一下当日鲜虾的价格，就开始叫卖。我称秤的动作不够利落，有人催促快点，有人问有多重，有人问多少钱，我面对身边围满的脑袋，一只只滴溜溜的眼珠，感觉天旋地转。细平称秤的动作不比我熟练，他被一群大呼小叫的人紧紧围住，也是慌乱应对。大毛负责收钱和监管摊子上的虾不被人拿走。我们的虾，不足一个小时就卖光了，当我们把钱清点完之后，兴奋变成了沮丧，因为不仅没有赚到差价，还比在湖滩直接卖给虾贩子的钱少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是我和细平称秤不准吗？还是有人拿了虾没有付钱？我们闷闷不乐地往回走，非常困乏地走了四十公里，到家时已是天黑。我们不

会选择在城里住一夜，坐第二天的班车。放弃住宿和乘车，省下的钱，可以弥补摆摊的损失。

后来，我们又老老实实在地扳罾捞虾，没有动念去摆摊赚差价了。直到五年后，才有了第二次摆摊的经历。这回卖的是鱼。1986年夏天，数场大雨之后，小镇周边发生内涝，湖里、河里、塘里、堰里的鱼在混乱中纷纷蹿到稻田里、镇内外低洼处，一时间鱼的价格变得非常低廉。我和兴来失业在家，正为没钱花犯愁，且有“少年维持之烦恼”，常一起琢磨如何做生意，可无不是纸上谈兵，实际上仍然每天闲荡度日，面对如此便宜的鱼，似乎得到财神爷的暗示，果断决定收购一些鱼，拿到城里零售，赚取差价。我们将各人领回的当月失业生活补助费35元放到一起，做本钱，收购了几十斤活蹦乱跳的鲫鱼，装满两只篮子挂到自行车后座两旁。只有一辆车，只能轮流骑，冒雨奔往安庆。

这次摆摊，选择的仍是康熙河露天菜市场，因为此街长，并没有固定摊位，谁都可以去摆摊，好位置先来先得。我们赶到的时候，或许是天气原因，发现摊位稀稀疏疏，而鱼摊却很多。我一问价格，比小镇的鱼只高了几分钱。我和兴来一下子黯然神伤。可是，比这更伤心的是，几个小时过去，只卖了几条鱼。我对一位走近摊位低头看鱼的妇女说：“鱼这么便宜，比辣椒还便宜。”妇女说：“这几天鱼都便宜，下午还要更便宜。”我和兴来面面相觑，我见他脸色凝重。我饥肠辘辘地捱过中午，然后跟他商量，如果把这些鱼拿回去就太丢人了，只有降价卖了。我们重新吆喝的价格，果然见效，引来了一个又一个顾客，不一会儿就将鱼卖光了。我和兴来买了两块烧饼，吃罢，骑车回家。来的时候，带着对成功的期待，且计划赚了钱如何消费，弄得热血沸腾，浑身是劲，尽管两人骑一辆车，并带着鱼，也不感觉累。回程，我们一路叫苦，一路后悔，为什么没想到小镇离安庆不远，小镇内涝鱼多易捕，城周边也会内涝，同样鱼多易捕呢？显然，我们没有生意头脑。做生意可不是以为两地鱼价不同就可以赚差价这么简单，还得考虑特殊情况，如天气的影响。

回家的路上，雨下得很大，在集贤关遇到暴雨，路上积水阻碍着车轮无法前行，只得找个屋檐避雨，一避就是数小时。当我们回到小镇时，雨停了。我听见穿街走巷卖鱼人的叫卖声，内心不是滋味。母亲问我赚了多少钱，我如实告诉她，我和兴来都赔了。母亲没有骂我，也没鼓励我不要怕失败。她只是说，这一天的来回奔波，太累了吧。



莲花屋 梅方明 摄

煮一壶香茶，剪一段时光

胡笑兰

凤凰花染红了初夏的鹏城。一个周末，我赴文芳的约，欣然来到了近思书院。

我和文芳相识很偶然，因为文学，惺惺相惜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意。这是个美貌与才情集于一身的女子，写得一手好诗文，面庞娇好，柔美而端庄。

和以往不同，“服饰随意性”的格调一定，每个姐妹对如何着装颇费了一番心思。出门总要有种仪式感，随性并不随意，于是便穿出了风情万种。见面的刹那，眼光落在彼此的衣着上。瞧，中式旗袍玲珑的曲线，传递着无与伦比的古典，显得矜持端庄；随性的小黑裙隽永而经典，有着职场女性的干练；貌似随性的晚礼服却婉约着雍容；素白碎花欧根纱裙装，衬托出曼妙文静，如风飘过……我想，女人的雅味大约便是这样的了。妆是淡妆，话很恰当，笑能可掬，爱却执着，无论什么场合，她都能好好地“烹饪”自己。

书院幽静，将深白路上喧哗的热闹隔在白墙黛瓦之外，却将馥郁的书卷气息，收藏在院落里。它有茶室以及各种风格的书房。四围书屋，在这里可听书，可烹茶，“调素琴，阅金经。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”，置身其里，恍若隔世，令人生爱。

它的美不只在环境，还在于有一群人，一群在这里诗情缱绻而有趣的女人。

爱美的女人，拍照自然是少不了的主题。自拍，互拍。美女摄影师会捕捉每一个美丽的瞬间：“文学青年”会心一笑；俏丽的发辫和别在发际的紫薇，影影绰绰一颗少女心；绿叶衬清丽的脸；回眸一笑百媚生……

“这株树虽然长满刺，但轻轻地抚一下，它能感受到你的友善，所以并不会刺痛你。假如遇到一个浑身长满刺的人，你友善对待，定能善感动人”，仙人掌树下也能拍出如许人生哲思。

宽敞的露台上，欧式梳妆台，茶几，长长的西餐桌，洁白的餐巾，艺术插花，果品，茶具……

“恒谦小院”的品茗就此开始。古人饮茶注重“六境”：择茶、选水、佳人、器具、雅室、品茗的修养。典雅的书香场景、芳香四溢的茶水、美轮美奂的茶具，雍容清俊的面庞，浅浅的笑，淡淡的妆，优雅的坐姿，举手投足不尽妩媚。这不正是古典茶道的“六境”么？

与奢侈无关，茶叶、玫瑰花茶、黑枸

杞、伦晚橙、樱桃、茶点分别来自不同的家，这种自助品茗分享的感觉让人有些小清新，也让人感受到了一份别样的激动。

掏茶入壶，茶艺师轻点玉指，凤凰点头，我不知道那种优雅是与生俱来，还是因为懂茶变得更为优雅。晶莹剔透的玻璃壶里，风干而未退色的红玫瑰、黑枸杞、黄菊一下子被开水击中，缓缓醒来，像原来开在枝间的样子。花茶也是有灵魂的，在玉色盖碗里荡漾。第一道见蓝色，这是黑枸杞，花青素淡雅的蓝，第二道紫色，那是玫瑰花夭夭的颜色。沏出如此灵动的茶，芬芳四溢的茶，小心地呷一口，绵绵的花香，瞬间，我醉了。

品尝凤爪以及“糖不掺”。当我知道这是出自文芳闺蜜的巧手，我惊呆了。想必她糅以无限的耐心与细致，令其色香味俱佳，它们丝毫不逊色于我尝过的美食。真个是人得厨房上得厅堂，这才是现代女性，独立而又不失温柔贤淑的模样吧。

她们是茶艺师，社会工作者，健康管理师，心理医生……当然，还有我这个写在路上的人。职场，巾帼不让须眉，担着一份社会职位，且将她们的工作做得风生水起，而在家是母亲是女人。她们哪一个角色都不敢轻慢，仔细呵护。但此刻，她们可以什么都不去想，只做回自己。收拾放松，修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吧。

一片片紫薇花瓣正从树枝上飘下，每一片都蕴含着无限的重量和激情。一阵暗香袭来，墙角探出亭亭的白玉兰，一树繁花。仿佛一个灵魂有香气的女子，自带光芒，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。

远处，凤凰灼灼。整个五月的美丽，只是因为凤凰而存在。这些女子，有点像凤凰树上一朵朵绽放的花蕾，在彼此的对视中，交谈里寻找快乐，时间慢悠，却无忧无虑。

空中花园，看那楼台亭榭，阳光书屋蒲团书案……书院景象一览无遗。此情此景，令人静思遐想。古色古香的书院与文化城典雅的气息氤氲。

来吧！

吟唱《论语》，子夏曰：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”。

读读《周易》，周易智慧与现代管理碰撞出怎样睿智的火花。

琴房焚香抚琴，奏一曲高山流水……